

29 May 2023

Ocula

“赖志盛：‘空间是一只蚊子与豌豆公主’”

Link: https://mp.weixin.qq.com/s/jcwG-z_vtcOkGYmCD7TIQ

Ocula 对谈 | 赖志盛：“空间是一只蚊子与豌豆公主”

Original Ocula Ocula艺术之眼 2023-05-29 18:30 Posted on 上海

收录于合集
#Ocula 对谈

3个 >



OCULA

对谈 *CONVERSATION*

Ocula 对谈 | 赖志盛：“空间是一只蚊子与豌豆公主”

Original Ocula Ocula艺术之眼 2023-05-29 18:30 Posted on 上海

收录于合集

#Ocula 对谈

3个



OCU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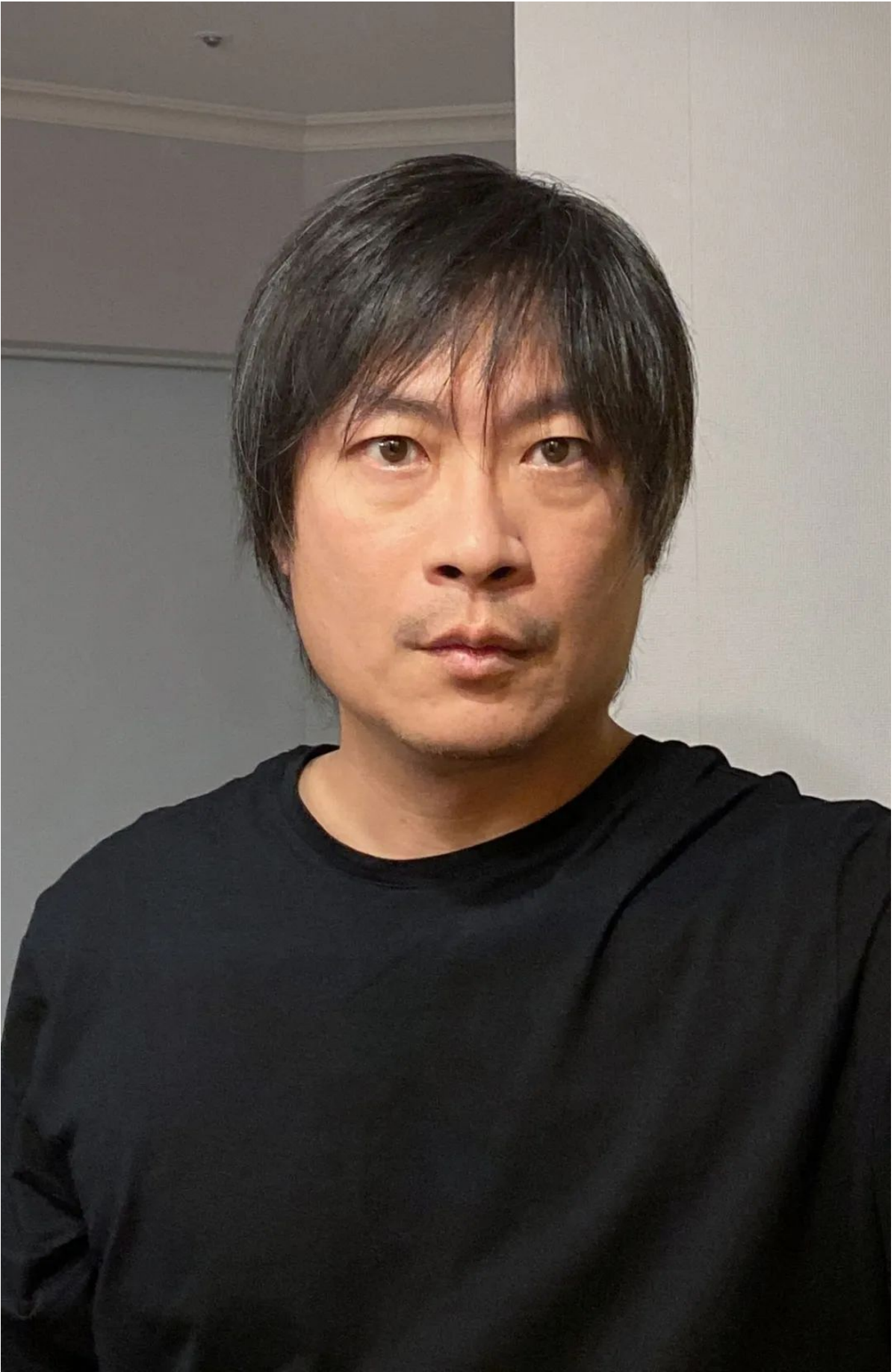
对谈 *CONVERSATION*

赖志盛



艺术家的工作里，首先应当要创造出一种不同于现实的时间感，让自己有机会看到一些可疑的东西，或者能够用不同于一般使用时间的方式去做自己的工作，在不经意的时刻里用功，试着在保有自由度的同时去感受这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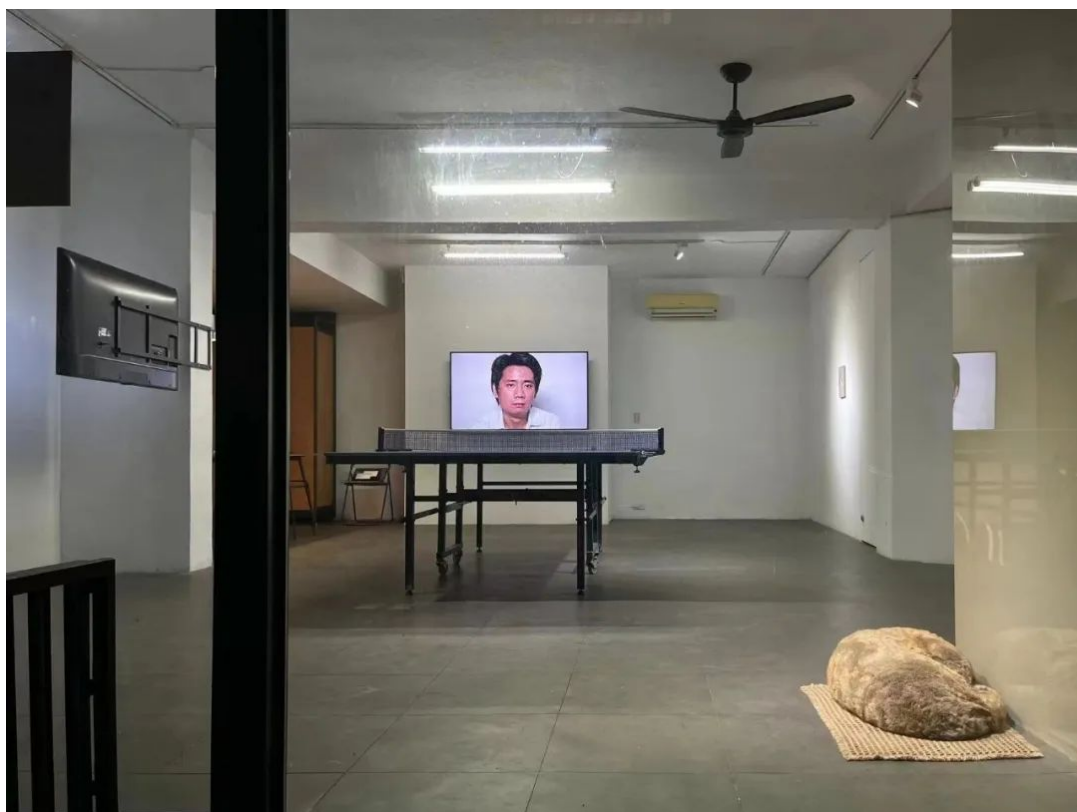




赖志盛。图片提供：艺术家。

台湾艺术家赖志盛来到香港举办展览“*It's a quiet thing*”（马凌画廊适安街空间，2023年5月25日至7月8日），放了一只蚊子在马凌画廊湾仔独栋大楼的二层空间里，以与这个微小的存在共处的经验挑战艺术欣赏经验中的惯性。

这只被放入马凌画廊空间里的蚊子像是一个隐喻，提醒着观者：有一个会对之造成伤害或困扰的微小生物存在，而这样的生物微小且不容易发现，使人只能以提防、戒备的心检视空间以及其中展示的其他作品。这样的创作思路与尝试，体现了赖志盛长期贯彻的观念性创作风格。



展览现场：“余日”，外子，台北（2023年4月29日至5月27日）。图片提供：外子。

艺术家在今年台北当代艺博会期间于台北独立空间外子策划群展“余日”（2023年4月29日至5月27日），邀请了5位艺术家——包括他自己——展出“存在某种特殊的时间感”的作品，为要在博览会期间带出“不同于现实的时间感”。举例来说，艺术家廖建忠的装置作品《狗》（2016）以仿真皮毛与机械模拟了一只团起身体的狗，那身体规律的起伏让人以为这“狗”已熟睡；展览中高倩彤的作品《白宝贴》（2019）聚焦于反复揉捏新旧橡皮泥的动作；这些作品都将观者推入“浪费”时间以及“这是不是艺术”的怀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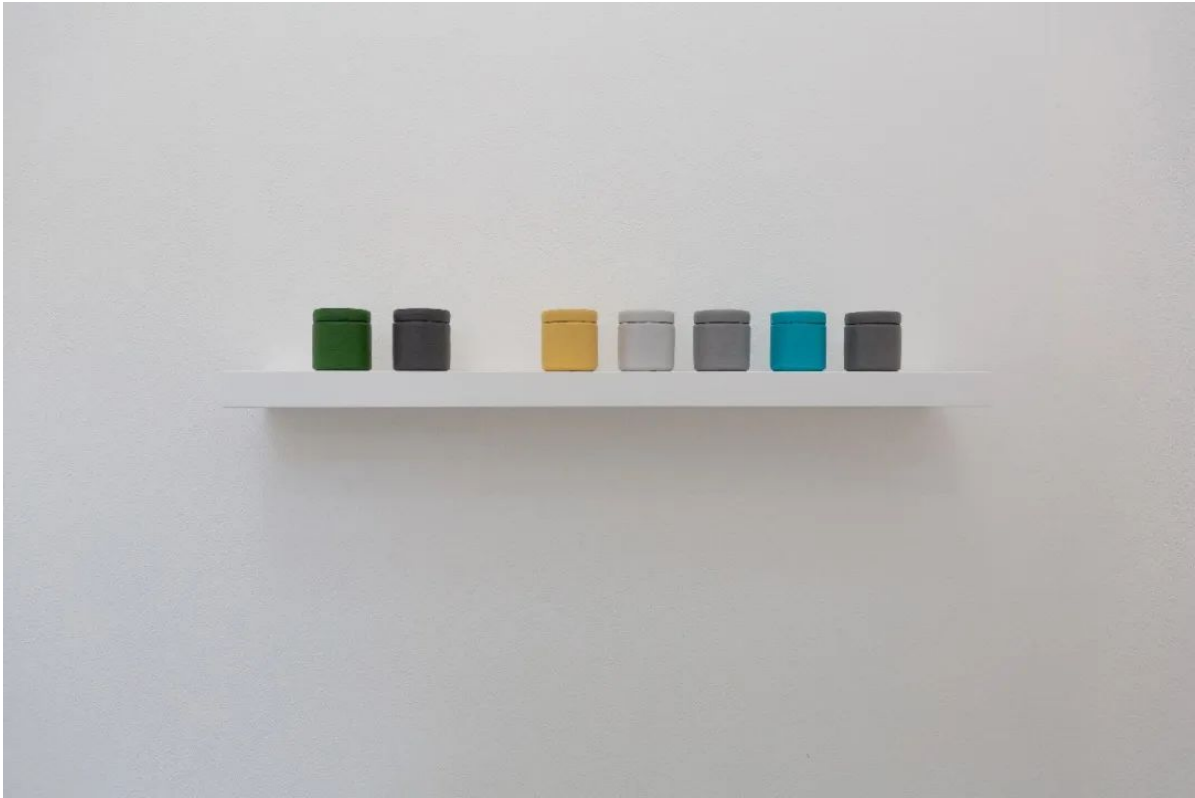
这些怀疑刺激人去思考，似乎是一剂针对目前取悦眼球艺术风潮的良药，也使人对赖志盛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有别于不按常理出牌的创作思路，艺术家为了这些看似不经心、不费力的作品与展览，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及劳动。



赖志盛，《日光浴》，2022。展览现场：“赖志盛：It's a quiet thing”，马凌画廊，香港（2023年5月25日至7月8日）。图片提供：艺术家与马凌画廊。摄影：赖志盛。

他在 2022 年台北当代艺博会上的个人展位按以下规则呈现：仅在售出一件作品后，才展出下一件可售作品，而第一件可售作品就是一块面积比标准展位略大的地毯。那不平整的灰色地毯是博览会展位的标准配置；在展会期间，展位从空荡无物（仅有脚下的褶皱地毯）变成单一绘画、雕塑、影像作品的展览场合，最终再回归空荡。这样的作品逻辑与博览会布展与销售的惯例发生碰撞，让寻常、不起眼的地毯成为观念性极强的作品，重新唤醒了艺博会的艺术性，冲淡了商业性，使艺术品回归艺术的发展脉络，再次彰显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这是赖志盛长期以来让策展人、收藏家与艺术专业人士保持关注的主要原因。

在赖志盛近期“*It's a quiet thing*”展览之际，Ocula 与艺术家对话，谈谈他在艺术世界中展现不同创作逻辑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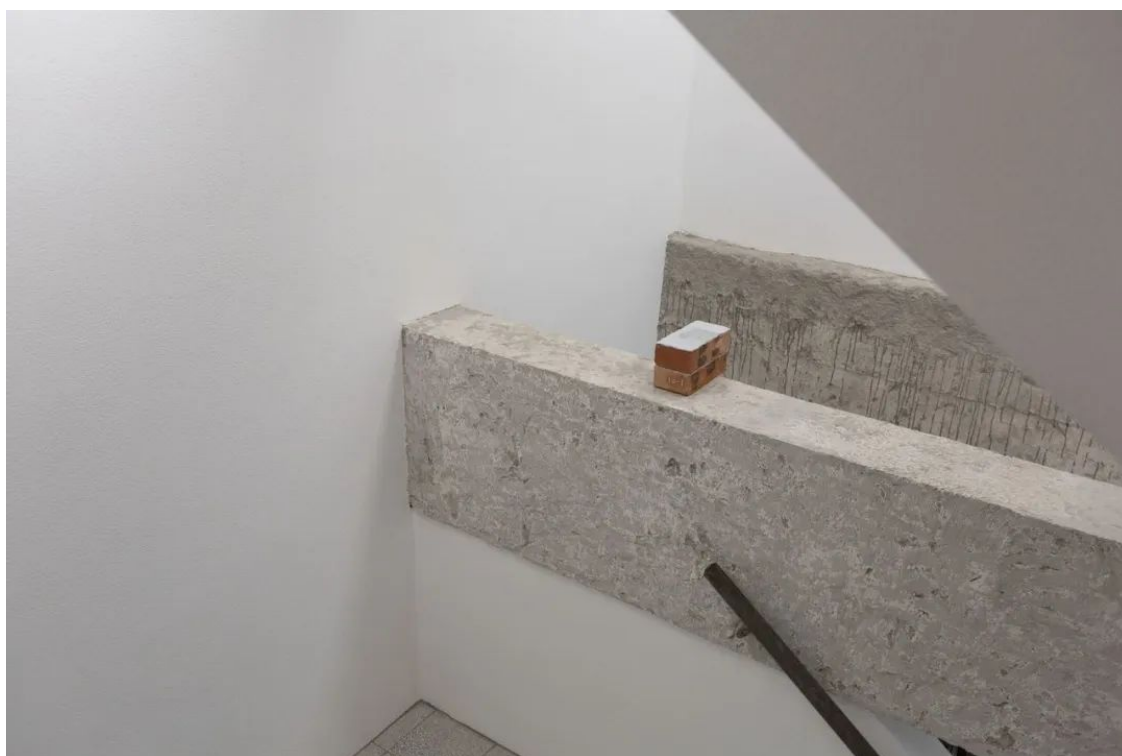
赖志盛，《颜料罐__雾岛》，2019。展览现场：“赖志盛：It's a quiet thing”，马凌画廊，香港（2023年5月25日至7月8日）。图片提供：艺术家与马凌画廊。摄影：赖志盛。

我们从 2022 年你在台北当代马凌画廊的展位中所做的观念性个人展位开始谈起吧。这件因应场地、博览会属性创作的“处境特定”（context-specific）作品，在实践、沟通与售卖层面上，都遇到了不同性质的困难，你可以说说你为何执意要做这个展览项目吗？在沟通的过程中，你收获了什么？

我想这个处境本身即是我的作品内容。经历不断的沟通、在博览会开放期间现场反复布展、一件件销售作品等等困难，都是必要的工作，也是有这些挑战，作品才得以成立。

在马凌画廊给了我在博览会做个展的机会后，我直觉地想要以“临时”的概念去进行一些工作。这既是回应博览会制式的展售运作，也是透过这种自我限制去想象创作如何能够在另一种状态下发生。“临时”是暂时的也是当下的；这世界现在的变化产生了很多困难，却也带来一些启示。之前的日子难以复原，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临时性，身边的各种状态我们都得留心，甚至连想象都必须得专注在此刻、此地。而在台北当代的个人展位是一个试着让出些空间且尽量不分心的想法。就像是说话，一次说一件事或说一点点就够了。

我当时考虑的问题是：“临时”能带来什么呢？博览会跟当下生活很像，特别容易分心，眼花缭乱、匆匆忙忙、东张西望……那么，若其中有一个展间能够让人放松或安静下来，简单地去呈现出创作的状态，并让作品保有某种召唤的能力去感染人，那博览会的工作也许也能变得与艺术有关一些。当然，我最终实现了这个计划，也收获了用艺术重新想像博览会的可能。



赖志盛，《梁上的砖块》，2023。展览现场：“赖志盛：It's a quiet thing”，马凌画廊，香港（2023年5月25日至7月8日）。图片提供：艺术家与马凌画廊。摄影：赖志盛。

2023 年同样在台北当代艺博会期间，你在独立空间策划了一个非商业逻辑的类画廊展“余日”，以此来回应艺术家日常因应博览会创作作品的规律。你似乎对既定逻辑与常态抱有逆反心理，就是必须要与之对抗。出于对艺术生态什么样的观察，你坚持要以这样的态度来回应？

看到大家对于博览会的热情与积极参与，我不由得会想，创作里那些特别不物质化的东西不才是艺术吗？那些东西看起来无聊甚至有些浪费时间，却也可能特别打动人。

我想，艺术家的工作里，首先应当要创造出一种不同于现实的时间感，让自己有机会看到一些可疑的东西，或者能够用不同于一般使用时间的方式去做自己的工作，在不经意的时刻里用功，试着在保有自由度的同时去感受这个世界。“余日”里的作品里都留存着某种特殊的时间感，也许跟零碎、闲暇、分神或发呆的时刻有关：手掐一块新旧混合的软橡皮；撕开一张荧幕胶膜；毛毯蜷曲近似一只歇着的狗；等待打出一个哈欠，或望着湖面上落花似的虫子等等，这些都像感觉里不寻常的隙缝，时间中不明的闪光。

赖志盛，《我在空间里放了一只蚊子》，2023。展览现场：“赖志盛：It's a quiet thing”，马凌画廊，香港（2023年5月25日至7月8日）。图片提供：艺术家与马凌画廊。摄影：赖志盛。

观众在展览“*It's a quiet thing*”中首先看到的蚊子，出现在录像作品《恍恍》（2023）中。在这件影像作品里，你捕捉到一群在你头上恼人盘旋的蚊子——这是人人都有过的日常经验。蚊子随后以《我在空间里放了一只蚊子》（2023）为名进入展场，破坏了空间一丝不苟的美学与神圣性，使人在被打扰的情况下去看展。在你的展览文字中，你指出这样的方式能够放大观者对于空间的感知。这么说来，你观察到观者对于空间感知存在一种缺乏而如此为止？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思考过程吗？

在察觉到我们固定的观看习惯后，我尝试直接把空间当成背景或载体。在画廊二楼空间里，观众会因为蚊子不由自主地一直盯着空间的各种细节、不定向地仔细查看。这就是我想要做的。

赖志盛，《豌豆公主》，2023。展览现场：“赖志盛：It's a quiet thing”，马凌画廊，香港（2023年5月25日至7月8日）。图片提供：艺术家与马凌画廊。摄影：赖志盛。

在冷峻方正的空间与自然光线中，我们被指引欣赏地毯下突起的一个点，也就是名为《豌豆公主》（2023）的作品。这个点似乎有雕塑性，也因为把空间渲染得空荡而富有观念性，意味深长的作品标题不仅使人想到同名安徒生童话故事的教训——真正的美并不取决于外在的表象，而是内心的品质和敏感度——但也让人看到，这种敏感在艺术圈往往体现为一种近乎病态的强迫症。你的作品似乎在提示、校正这种现象；你同意这种解读吗？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蚊子与不可见突起物与艺术的商业属性的关系？

我的介入是覆盖、隐匿在现场的地毯之下的。我完全没有要给出任何答案；作品的意义完全取决于观众要怎么样去感觉它。这次个展的两件主要作品——《我在空间里放了一只蚊子》和《豌豆公主》——其实都是用特别的方式去彰显这件事：空间本身就是我的工作对象。我试着让观众通过不一样的媒介去感觉这个空间的过程，就是作品的创作概念。这听起来很抽象，但假若收藏艺术本身也可以是富有创造性的行为，这就不难，也许这更是件独一无二的事，而此事甚至能脱离物质的状态，岂不更美。

蚊子或是地毯下的突起异物都是微小得几乎观察不到却能突破秩序的东西。以轻巧飘渺之物为题，对应的是巨大的环境与牢不可破的逻辑。在这里，你似乎在做一件徒劳的事情，但你乐此不疲，持续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这是为什么？

我感觉创作不应该跟着现实走。这个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快速，人们也特别心急，这些看起来无谓徒劳的东西反而有机会让人出现不一样的思考，能显现出一些不同于现实的观点与价值。

展览现场：“赖志盛：It's a quiet thing”，马凌画廊，香港（2023年5月25日至7月8日）。图片提供：艺术家与马凌画廊。摄影：赖志盛。

在这次个展中，你也呈现了几件平面作品，而不管是《橘 20230201》（2023）、《砖橘 20230518》（2023）还是各种在砖块上完成的绘画，都跟砖这个基本建筑材料或多或少有联系，也让人想到你的早期作品《垂直 I》（1996）。“砖”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展览中大尺幅的绘画《砖橘 20230518》是在直接挂于展出位置后我在现场画的，另外一些有绘画属性的作品是在砖块上写生。当然，砖块对我来说很有亲近感，因为我过往在很长的时光里在工地里砌砖。马凌画廊湾仔空间内部大多是混凝土材料的原色，我直觉地觉得，这搭配砖色是非常合适的。

面对持续追捧绘画的艺术常态，艺术家现下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追捧绘画艺术是常态，我感觉这其实算不上是艺术遭受的什么挑战。比较需要提醒的是：艺术家太想卖，或者卖太好都不见得是好事。

身为一个艺术家，真正的挑战是去碰触一种特殊的感性，并积极地寻找某种真实。这无关乎主流文化或社会主流价值。将创作当成真正的爱好，发展自己喜欢的事物是与市场顾虑无关的。我相信一个好的艺术家能够始终保有个性，对自己的信仰抱有非常强烈的信心，能够持续创作。—[O]

{ 延伸阅读 } →

[你可以看到人的膝盖](#)



Ocula

在这里，Ocula 展示全球顶尖的画廊与艺术品，并呈现我们在私人洽购和咨询方面的专业...

公众号

收录于合集 #Ocula 对谈 3

上一篇 · Ocula 对谈 | 博纳德·弗瑞兹谈绘画的矛盾

People who liked this content also liked

展览预告 | 颜达夫：移物 | LOGISTICS

想象力学实验室



2023 第六届上海艺术书展阵容揭晓 6.9-6.11 和230家展商一起，相约星美术馆！

香蕉鱼书店



阿布拉莫维奇_ 艺术必须美丽，艺术家必须美丽 | 国家美术·关注

NATIONAL ARTS

